

素来被人称之为“抠门”的原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吴承泉，于2月24日走了，享年93岁。惊闻噩耗，我哀痛不已，同时脑海中波澜骤起，想起了他对我的好：工作上如师傅般教我，生活上似兄长关心我。

我与吴兄相识于1964年，至今已55年。他在任职于县委整党工作队期间，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秋天，社教队集中南通开展三查三整学习，他和参加社教的我分在一个学习组，并且都被领导内定为积极分子，从此相识。社教队从如皋的长庄公社到马塘公社；从马塘公社到海安的营溪公社；从海安的营溪公社到本县的东陈公社，再到如皋县的于港公社，他一直任社直队长，我分在农村大队，相距都不甚远，隔三差五相见，见了面，他就对我嘘寒问暖，感情日深。社教结束后，我俩又一起到了县委办公室（政府办公室）工作；他由行政科长升任县委副书记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。1990年10月，在我调任建委四年后，他又建议把我调回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兼县委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。二人退休之后，仍然时不交往，这一晃就是半个多世纪。

吴兄原是搞工业的，阴差阳错做了行政事务工作。行政事务工作多且杂：要管理钱物；要保障人员食宿；要为会议服务；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；要抓好窗口建设；外出参观学习打前站；节假日为工作人员采购副食品以及做下属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。他夜以继日，眼睛一睁，忙到熄灯，把行政事务工作做得卓有成效。他想方设法积攒钞票，货比三家，在健康西村、通仓河西、公园巷16号大院和武庙巷5号院内，砌建宿舍楼和砖瓦房，解决了不少人的住房问题；他把老招待所河南横七竖八、颓败欲倒的房屋，改造成古色古香、赛如江南园林的小筑；他把老招待所河北红砖平瓦人字梁餐厅，改造成三层楼的多功能餐厅，其中一楼大厅可以容纳三十张圆桌的人就餐，成为当时全如城餐饮行业的“头牌”。

吴老主任为公家花钱办事，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。为解决行政科的经费不足，在办公大楼后的空地上搭棚养鸡，卖给食品公司，为国家外贸创汇，更为行政科赚取钞票，还为食堂赢得了奖励粮票，一举三得。1991年，行政科向苏州木渎石材厂购买花岗岩长条形块石用于机关大院铺地，石料运回如皋，验数少了二十多块，他硬是让多次交往已成熟人的老板把少的部分几十元扣除。

行政事务工作管钱管物，而钱和物都有莫大的诱惑力。一个人常在河边走，要能不湿脚；常在灶台转，身上不沾油，这就要拿出共产党人的觉悟，要有自制力。吴兄在这方面特别注意，他的妙作就是坚持财务公开。为公家购买物品，特别买基建材料，数量大，金额巨，总要几个人同行，这之中有我、周奎国或姚根国，再加上驾驶员，一行四五人，共同商讨，相互证明，从不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把东西买回来。

赶电影

□黄年忠

我的家乡地处如皋西南，远离县城，人称高沙土地区。我们的孩提时代，无论物质条件，还是文化生活都十分贫乏。但那时的我们，却不懂“苦滋味”。童年的时光，洋溢着单纯的欢乐、“贫穷”的幸福。很多很多的故事犹如风干的香茶，也不知道藏在心灵的哪个角落，只要机缘巧合，便会莫名地冒出来，经暖暖的回忆一泡，仿佛生命重现，绽开嫩绿的叶芽儿……

乡村的夏夜，伴着落日的余晖慢慢降临，家家户户的土灶烟肉飘出缕缕炊烟，忙碌的乡亲们扛着钉耙锄头，挎着满满的草篮子从田间阡陌，披着夕阳的金光回家了。

印象中，成年累月的晚饭，总是用玉米粥、青菜糊糊面打发。吃完饭洗好澡，大人们常常在屋前的晒场上，摇着蒲扇，驱蚊纳凉。整个村庄乌黑黑的，周遭一片沉寂。只由着众多不知名的小虫儿，此消彼长地欢唱。偶尔飞来的萤火虫，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，引着我们去追它。星星伴着月亮，高高地挂在天上，静静地遥望着整个村庄。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。父辈们会早早歇息，孩童们无处可去，也便早早进入梦乡。乡村的夜晚，似乎感觉不到生命的存在。

突然有一天，这样的沉寂一下子被打破，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忙着赶一场盛会似的，太阳落山不多久，就吃完饭洗好澡，扛着一条长长的板凳，陆陆续续地朝着村里的同一个地方赶去——学校的操场。原来，公社的电影队晚上来我们村子播放电影《天仙配》。

学校的操场，就是一块两三亩的空地而已，大约能容纳四五百人。大凡赶上放电影的日子，学校的老师总是善解人意，准时放学而且一律不布置作业。学校就在我家旁边不远，大约百来步。一放学我就赶紧回了家，做好家务，“三下五除二”洗好澡，早早地扛着凳子，到操场抢占最佳观景点。操场

上，早已有了你一拨人，挨着摆放映机方桌的前面和左右两侧端坐。那方桌摆在操场的正中央，方桌上又放着一张高高的方凳，凳子上稳稳地放着放映机。那机器极其简单，前面有个不太长的“圆筒”，“圆筒”后上方，一前一后安装着两个大小一样、带着凹槽的片盘。放映机正前方30米远，有一幅大大的白色布幕。布幕四角被扣在两根竖起的毛竹上部，平展着。

天开始暗了下来，操场上聚集了不少乡亲，一边聊着家长里短，一边耐心地等待着。我们几个伙伴，按捺不住，占好了位置后，便到操场外围追逐、嬉戏。大汗淋漓，乐此不疲。玩得有些腻了，几个伙伴便跑到我家，躲在门前的树旁，看放映员吃好了没有。因为我父亲当时是村里的文艺宣传员，村里领导把招待放映员晚餐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跟三位放映员都很熟，但父亲从来没允许我“上桌”，和他们共进晚餐。晚餐挺丰盛，四个菜：一盘炒鸡蛋、一碟花生米、一锅摊饼、一点咸菜，主食就是玉米粥。

善于“侦察”的调皮鬼大声喊道：“来了，放电影的人来了！”顿时，操场上没有了任何声音，人们扭头向后，搜寻放映员的身影。放映员来到了椅子旁，“啪”，一个小小的灯泡应声而亮。一束强烈的白光从圆筒射出，直射到白色的布幕上。“各位社员同志，今天我们到黄家庄为大家播放电影《天仙配》。下面请大家观看！”放映员正宗的方言“致辞”，一下子传遍全场。操场鸦雀无声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喧闹。

我的座位靠着放映机，好奇心令我有点坐立不安，既要抬头看屏幕，又想弄清楚放

映机到底是怎么放映的。放映员熟练地从高处的片盘中抽出一根透明的胶带，从放映机中间穿过，然后接到低处的片盘上；又是“啪”的一声，两个片盘就不紧不慢地同步转起来。一瞬间，布幕上就有了人物，说着话，走着路。只不过，画面是黑白的，和现在的电影是不能相比的。

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，听不到议论声。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七位仙女从天上降落到人间时那开心的样子；最小的仙女遇到了董永，决定不走了，而其他姐妹依依不舍地飞回天庭的情景；七仙女和董永一起织布、耕田、浇水，在田间对唱“你耕田来我织布”“我挑水来你浇园”那美丽的情景、那美妙的歌声，至今难忘；最后，玉皇大帝活生生将七仙女抓回天庭，留下孤零零的董永。这样的结局，让大家伤感不已。我听到了小片的抽拉声，心里对玉皇大帝充满了厌恶和仇恨。

“今天的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星期日晚上我们将在朝阳村播放《冰山上的来客》。”麦克风里又响起放映员的声音。“就要结束了”，让我余兴未尽；“星期日晚上”，又挑起了我新的渴望。

电影，给村子里带来了新的生机。大人们有事没事地聊到电影，聊到人物的命运，学唱电影插曲。我父亲年轻时嗓子挺亮，凉爽的夏夜，总喜欢学着电影里的唱两句，引得左邻右舍前来“欣赏”。每当此时，大家沐浴着星光，其乐融融，一天的疲劳化作了满身的轻松。从此，夏夜不再沉寂了。

放映员说的那个星期日终于到了。我埋在心里的渴望如火苗一般，越来越灼热。

一张五十年代的股票

□肖芝宁

我家有一张1953年发行的如皋工人浴室的股票，上有股票号码、投保人姓名、投保时间、投入金额等，还有理事会主任、监事会主任、经理、副经理的姓名和印章。

为弄清这张股票发行时的情况，我查阅了《如皋文史》，寻访了好些耄耋老人，了解到1949年如皋解放时全城只有男浴室5个，即西门外的龙泉池、鱼市口的三星池、北大街南首篦箕巷的浴春池、迎春桥东北河边的海泉池，还有开设在县政府东南朝北的大兴池（1952年更名为大兴工人浴室），女子浴室一个也没有。这些浴室都

是私人开设，规模不大，设备简陋。

1952年，在如皋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，妇女代表联合提案，要求创办女子浴室。会后，如皋区委责成城区工商联负责筹办。经同陈兆年商谈，他同意将马家巷的八间私房用作设立女子浴室。他将东门恒昌杂货店后面的闲置房变卖，所得资金用于购买设备，至1953年建成如皋首家有浴盆16只、座位26个的女子浴室。这女子浴室秋冬开汤，春夏停业，因为那时，只有深秋和寒冬女人们才去浴室洗一两次澡。

1949年时浴室工人工资很低，劳方与

资方按二八或三七拆账（分配收入），即劳方得20%或30%，资方得80%或70%。不少浴室工人上午到茶馆干活，下午在浴室上班。夏季浴客稀少，浴室工人只得去当临时工或贩卖瓜果，挣钱维持生活。

1952年，全城浴室实行劳资合作，劳方股金占45%，资方资金占55%，由总工会领导，建立理事会和监事会。1953年，工人浴室为扩大规模，增添设备，在如皋发行股票筹款。我家的那张工人浴室股票便是那时购买。我丈夫杨兴哉投了一股，股金伍仟元（当时所用人民币，折成1955

年改用至今的人民币为0.5元）。1956年，如皋的浴室人员参加合作集体。全行业员工群情沸腾，游行庆祝，大家高呼：“听共产党的话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！”现在，浴室工人和全国人民一样，生活越来越好，老百姓冬天洗澡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我家的这张工人浴室股票向人们诉说着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，老百姓生活的艰难，它见证了党和政府对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千方百计地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奋斗，我要永远保存好它。

据《冰山上的来客》是讲解放军和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。那时的我们，特别喜欢解放军，喜欢解放军打敌人的故事。可邻村距离我们家还挺远，又是夜里，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我去。怎么办呢？我一整天都在心里盘算着。我想到了三叔，他比我大10岁，经常带我玩耍，像我“大哥”。我把心思告诉了他，他也正有此意，一拍即合。可怎么去呢？记得他神秘地让我伸过头去，耳语了一番。我有些惊讶、害怕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

照例，大人们吃晚饭，在晒场上驱蚊纳凉。夜空晴朗，微微的风儿夹着田野里玉米的甜香，吹得人特别舒服；月亮已经从东邻的树梢间，若隐若现地向上，不会会儿，就爬到了梢头。可大人还是没有睡意。我心里着急得不行，直怪他们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假装先睡了，以此催催他们快睡。可我躺在床上，哪睡得着！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望着蚊帐顶，仔细聆听着屋子外面的动静。

终于，父母带着倦意回屋，插好门闩，准备睡了。我一下子兴奋起来，却耐着性子，又等了等。听到了父亲的鼾声，我这才轻轻松开蚊帐，蹑手蹑脚，来到大门边，轻轻地拉开门帘，只露出了一条缝儿，就侧身挤到门外，然后轻轻将门拉上。立时，我舒了一口气，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勇敢，这么智慧，一气呵成！我拉住三叔的手准备赶路，匆匆朝立新河中一瞥：月亮已经倒映在河中央，随着微波，笑盈盈盈！

后来，父亲知道了真相，可并未责怪我和三叔，反而担心我们路上的安全。那以后，父亲听说哪里有电影，常常会用他那辆“二手凤凰车”，驮着我“赶电影”，《宝莲灯》《阿诗玛》《地道战》《甲午海战》《刘三姐》等等影片，永远难以忘却！

电影，几乎占据、陪伴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整个童年。电影让我们开始有了爱憎，懂了善恶，明了事理。

如皋市精美红木家具工厂直销展

活动截止时间：5月24日

清仓甩卖 一件不留
货真价实 无悔选择
零利销售 物超所值
本地工厂 用心放心

所售家具采用榫卯工艺、选用名贵木材缅甸花梨制作
有客厅、卧室、餐厅、书房 四大系列产品

签约销售 免费保养五年

Return of real life
回归真本生活

品味 艺术 精粹

地址：如皋大剧院 甩卖热线：18862761238